

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信念

——致闯海人

■ 郑有基

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那
声春雷在神州大地震响
琼州海峡即涌起十万闯海
人浩浩南下的蔚然壮观

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过
多的准备,更来不及有什么具体
安排

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命运
和前途交付给海南

让青春的激情和人生的梦
想在特区开发建设中奔突和绽
放

你们用热望与期待陪伴共
和国最新省份的诞生

你们用坚定与执着追随全
国最大特区的遐想

你们用智慧与汗水构画琼
州大地崭新的景象

你们用劳动号子的激越与
铿锵奏响南国宝岛开发的雄浑
乐章

不是没有挫折和失败
但坚信每一次潮起潮落的阵痛
都会宣告新生命的诞生

不是没有困苦和艰难
但坚信奋力拼搏和勇往直

前定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不是没有迷茫和彷徨
但坚信热带风暴把阴霾扫
开,天空必将展露晴朗的阳光

也曾经被误会和责备
但赤诚和奉献终究赢得了

灿烂辉煌!

■ 赵承宁

30年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前夕,“十万人下海南”的浪潮空前罕见。历史上的这一幕,至今深深烙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那些年,我每次出差到海口,都要跑好多家旅馆,才能找到栖身之处。有时,我看到有些“闯海人”就在南大桥下宿夜,他们欢歌笑语,闹个通宵,丝毫看不出有“沦落天涯”的愁容。彼时,我更多的是钦佩他们为追求理想而甘于吃苦的精神。

有一次,我出差海口,住在海秀路上的一家旅馆。晚上,我和同事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吃宵夜。有一个卖烧饼的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举止文质彬彬的。我问他是不是“闯海”来的,他回称是某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冲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来的。问他为何不去找工作而在此卖烧饼?他说,一时间还找不到工作,带来的盘缠快花完

理解和支持的目光
也曾经想过退却和撤离
但最终还是把根扎进了这
块洒过热泪和付出心血的土地
——你们的第二故乡

即使是选择了告别和远走
但投寄给这块土地的依然
是最深切、最深切的眷恋和期盼

当丛林般的楼宇在海口湾
畔崛起

当标准化的厂房在西海岸
坐落

当银环状的高速公路和铁
路在琼州南北连贯

当飘香的瓜果蔬菜迎着寒
流源源北上

当亚洲政要和各国名流在
博鳌聚首论道

当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椰风
海韵中流连忘返……

那幸福的泪水啊,在热带阳
光烤炙的脸上飞扬

那庆功的美酒啊,在高举的
杯中荡漾

这就是那个信念的意义和
份量

前进没有终点,广阔的地平
线总在前方

昨天的光荣已不再留恋和
回望

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

新的征程即将启航,追逐吧

明天的太阳啊——会更加
灿烂辉煌!

毕业生,前来投简历求职任教。

有一天,局长交给我一摞求职信,将近一百份。这些“闯海”的求职者,平均年龄也就25、26岁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主要来自华中师大、湖南师大、西南师大、江西师大等高师毕业的师范生,以及湖南、江西、四川、陕西等地的青年教师。局长是个老教育工作者,他求贤若渴。看到那么多“闯海”的人才,他很感触地对我说,他当了十多年局长,每年国家分配到东方任教的高师毕业生,寥寥无几。建省后一夜之间,教师人才从天而降,真恨不得把这些人才都留住,让他们为发展东方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那些日子,局长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上班除了接待求职者以外,就是

接二连三地给县政府主管教育的领导打电话,向领导诉说学校缺多少少老师,影响了正常教学,请求县政府增加教师编制,增加教育经费之类的老话。局长说的都是事实,也很合乎情理。后来,县政府主管教育的领导答复局长说,各高中学校可以根据学校的财力,酌情招聘少数紧缺学科的优秀人才,今后逐年从退休教师中调整编制,予以解决招聘人才的后顾之忧。有了县政府主管教育领导的口头默许之后,东方县八所中学、铁路中学、港务局中学都数量不等地招聘了一些优秀高中教师人才。三、五年后的实践证明,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东方招聘的“闯海”来的教师,后来对全面提升东方县的高中教学质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1993

椰子树的魅影

■ 王子君

1988年夏季来临的时候,海南这个美丽却闭塞的海岛掀起了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热潮。到处都在叫卖《海南开发报》,到处都在传递海南大开发的信息。到南方去!到大特区去!——热潮席卷了大江南北,骚动了万千人才的心灵,许多人义无反顾地到南方去了。

那时,我刚到湖南省作协“作家与企业家联谊报”临时办公室上班。说是联谊报办公室,实际上是莫应丰的办公室。莫应丰当时是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是著名作家,他的《将军吟》获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他为人古道热肠,人尊为“莫公”。这时候,他已率一众文人登上了海南岛,成为闯海“先驱”,要在海南大干一番事业。办公室墙上,一幅题为《梦里海南》的水墨画惊艳了我的双眼。画的内容看得人热血沸腾。藕白色的宣纸上,一棵树干挺拔的椰子树,几片随风翻飞的椰子树叶,背景海阔天空。据说,这是莫公去海南之前是当记者的,便邀我去帮他们办会议简报,他公司正要召开全国性的工艺品展销会,条件是包吃住,60元一个月。我乐滋滋地答应了。这成了我在海口的第一份工作。

紧张的筹备工作过后,会议就开始了。会址设在一家宾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几百人济济一堂,令公司上下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临到开幕式时,才想起忘了请礼仪小姐了。马上就是剪彩仪式了,李总一眼望到人群中的我,便用家乡话火急火燎地大叫:“毛毛,快,你准备一下去端彩盘!”要剪彩了!我反应过来,急匆匆放下手中采访本,跑到洗手间整理了一下头发与衣裙,又急匆匆返回会场。后来的照片与录像里,我就像个傻丫头一样用盘子托住红绸大花。我戴着一副蓝色近视眼镜,学生头已有些显长,浅黄色洗水布衣裙上起着白色圆点花纹,笑吟吟地蛮可爱。无独有偶,站在另一侧的竟也是一位临时抓来的“礼仪小姐”,而且,她也戴着近视眼镜。

会议结束后,一个海南风情专题摄制组的摄像递给我一张名片。他们正在物色撰稿人,他看过我编的会议简报,邀我为专题片撰稿,随摄制组环岛采访15天。环岛采风?我真是喜出望外。

一行5人斗志昂扬。那次环岛是我此后十年在海南历时最长、走的地方最多、收获最大的一次,记忆相当深刻。东郊椰林、红树林、五指山,这些地方呈现着原始的风貌,安详静谧,生态美一览无余。

15天在忙碌劳累而又兴奋紧张中过去了。摄制组凯旋返程。不料,车行至琼海路段,便遇到了11级台风。听着路边橡胶树断裂的声音,看着路边房屋被掀破瓦盖刮碎门窗的残败景象,以及自己乘坐的车子与风撕扯,弯弯曲曲爬行的艰难,我着实体验到了什么是台风以及它的破坏力,但是,我也看到沿途没有一棵椰子树在台风中倒下。宽大的树叶即使被撕成了碎片,它们就是不折断,不掉落,不屈服。撕裂了的叶片挣扎着舞动,犹如凤凰在烈火中涅槃,那在台风中壮怀激烈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生成了一幅最美的风景。

经历了这次台风洗礼,回到海口后,我做出了人生中里程碑式的决定:留下来,留在海口沸腾的改革开放建大特区的事业里!

我真幸运。很快,我成了刚创刊的《海口晚报》的一分子。没有电,没有水,交通不便,民俗不通;太阳暴晒,蚊子窜咬;劝我不要留在海南吃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总是一抬眼就能看见椰子树,一迈步就可走到海边边。我像椰子树一样,不动摇!

怀着对海南无限的憧憬,我在海南奉献青春、智慧、才情、爱,无怨无悔,扎根,开花。我当记者,奔跑在炽热的阳光下,采访、抒写、报道为建省办经济特区做出贡献的精英;我当编辑,精心选发那些植入了对海南的爱与歌唱的作品;我成为作家,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对海南的热恋情怀。椰子树长影绵绵,海南,以她海洋般浩瀚的胸怀拥抱我,给我伸枝展叶的空间,赐我海洋般自由明澈的心。

一年起,连续几年间,东方县的高考升学率都挤进了全省前八名。

我在县教育局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结识了不少在东方各中学任教的“闯海人”。这些在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来东方的“闯海人”,多数集中在八所中学、铁路中学和港务局中学等学校任教。这批“闯海”的老师专业知识扎实,年轻有活力,且有自觉的职业操守。他们自身养成的敬业精神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在各自受聘的学校普遍得到各校师生的认可。凡是他们教过的学生,至今仍在感恩他们、颂扬他们。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要调动等原因离开了东方,到了海南中学、海师附中、加积中学等学校任教,但是,东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在东方教育举步维艰的时期,正是这些“闯海”来到东方的老师,与东方教育风雨同舟,为东方教育事业的起步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H 诗路花语

母亲

■ 陈才锋

微风漫过门口,母亲坐在那
缝补着空中散去的炊烟
让饭菜的香更加浓厚,更加密实

这唯一辨认故乡的体香
我的念想,失去了嗅觉

一切都还在,小煤油灯
扑哧呼哧攀爬的动作,在母亲的掌心
使劲儿挣脱,母亲放入大山上的小牛犊
尥起蹶子,一撒欢
就掠走了母亲的语言和微笑

那段时光,母亲习惯了
用针串起线,串起门口
渐渐消逝了嘴嗒嗒的省略号

奶奶

■ 王景云

爷爷,被汶川地震带走已经十年了
我的奶奶啊,您为啥子
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爷爷怀念?

奶奶不哭,哭瞎了眼睛
谁来烧酸菜汤
谁来煮洋芋坨坨?
从早忙到晚
修房架桥的孙儿孙女
又怎么能吃上一口热菜热饭

奶奶,不哭
把眼泪抹下来揣进裤兜
要让爷爷在天堂看得见
她在笑,在帮一家子好好生活着

等公交车的时间

■ 余芳媛

时光的飞鸟停留在我们的肩膀上
穿花裙子的女孩,忘我唱歌的少年路过我
还有一群孩童在大绿树下跳房子
我们都在等待一阵风把我们吹跑
欢乐地奔跑在时光隧道中
不用去想着明天,只需关心此刻的自己
看着大朵大朵的乌云聚集在一起
莫名地变得开心起来
好像我们就是地上的一棵棵小树苗
或者是田里的片片麦苗
但一阵风吹过又将我们带回了现实

激情五月

■ 泥人

春天没有垂暮之时
五月的额头
青春的光彩英气逼人

走向成熟的少年
它的爱情如此浓烈
如河畔盛开的蔷薇
让娇嫩的岁月难以离去

阳光打乱了时光的脚步
初开的情窦加速绽放
羽翼和花瓣都失去了秩序
只有南来的风
为它们指引方向

在一场农事里
节气完成了热烈的交接
春衫渐薄的岁月
在百鸟争鸣中
欢歌花繁叶茂的舞台

修辞里的故乡

■ 胡巨勇

无须证明。当我写下故乡二字
文字里的意象便入木三分

把老屋交给名字,家
的荣耀与落寞
补缀记忆的缺页
云卷云舒的小叙
成为隐喻章节里的注解
平仄了方言里的乳名

让炊烟进驻动词,拔节
乡情,生长心事
泼洒出的恋恋浮世绘
抬高了游子思念的浓度

村庄在白描里陈述憧憬
篱笆墙在比喻里
用影子触摸温馨
落脚于祠堂的姓氏
在项真里白发丛生
一炷乡愁。被月光渲染
美丽与哀伤,醉
在今夜



《夏日酣眠图》(国画)

汪龙飞 作

母亲

■ 李玉峰

在乡村,我的母亲算得上是个好
看的女人,有大家闺秀的雍容。

对于母亲,我的记忆暖而深沉。
1964年春,母亲陪我一起种植“母
生树”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年,我正读初
中一年级。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告诉
母亲,明天全校学生要到吊罗山种“母
生树”,而我当天要参加全县的作文比
赛,就不去种树了。母亲却说,用“母
生树”作桥墩建房子能“发丁”,妈与你一
起去种树,不要参加什么比赛了。我当
时对母亲发了脾气,说:那是为公家种
的不是为咱家种的,发什么丁呀。母亲
抚摸着我的头,笑着回答:傻孩子,什么
公家私家,还不是种在咱国家的地
上,“母生树”多了,国家发咱家不是也跟
着吗。当时我说不过母亲,就依她了。
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早早地唤醒
我,母子俩吃过早饭后就扛着锄头出门
了。当山区的天刚蒙蒙亮时,我们母子
就赶到了吊罗山脚下。

这是我这个在海边生海边长的孩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教我如何做好人。这是我有生以来受
益最大的一天。

1983年秋,母亲积劳成疾,好几
个星期卧床不起。我们兄弟把她送到
医院治疗,经一段时间的医治,仍不见
好转。母亲似乎已晓得自己的时日不
多了。一天下午,母亲叫我把她扶到
病房外,说要去看母生树。我即刻去
租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载上重病的母
亲直奔吊罗山。

经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赶在
太阳落山前到了那片母生林地。如血
的残阳照在似海的母生林间,经过20
年春风秋雨的沐浴,母亲与我一起种
下的母生树给大地添了许多“丁”,成
了一方绿盖。在我的搀扶下,母亲缓
缓挪动双腿,用颤抖的双手一一抚摸
已有些翘起鳞状般褶皱的母生树,一
脸满足的笑容。

母亲辞世后的这几十年,几乎每

年清明节,我都要到吊罗山东麓的那

个山峁上看望当年母亲与我一起植
下的那片母生林。当我一棵棵地去抚
过它们时,似乎还能触摸到母亲身上的
温度。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二维码